

深山书语

□邢建军 李巨涛

太行山的秋,是裹着淡淡清香的。去往石家庄平山县大山深处的老坟教学点,是为了见一个人。她叫范雪联。

—

群山环峙,像一道道朴素的屏风,围住山乡的一方安静岁月。蜿蜒的山道,弯弯曲曲通向大山深处。山风穿过疏林,没有一丝尘嚣,只听得见几声鸟鸣,一溪清响。小小的老坟教学点,就卧静在群山之中。

和范雪联老师相识,是在一场百姓故事汇上。那天,我们担任评委,听一名选手讲述她一人守一所学校、常年扎根深山的故事。故事朴实无华,像山间流水,缓缓入心,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,却让人感动。活动结束后,主动和选手要了范雪联的手机号码,联系上她。一山之隔,一线结缘,由此走进了这位深山教师的平凡日常。

1996年,芳华正好的范雪联踏上三尺讲台,把最鲜活、最滚烫的青春,完完整整留在了深山教育的沃土上,这一守便是三十载春秋。2010年,老坟教学点原有任教师调离。这里地处深山腹地,山道崎岖偏远,办学条件简陋清苦,周边鲜有老师愿意前来接手。领导找到她,征询她的意愿,她没有半分犹豫,简单收拾了几件行囊,便毅然奔赴更深的山乡。

到了教学点她才知道,这所学校只有她一名老师。周边三个村落的学龄孩童,大大小小的课业、生活、安全,全都压在了她一人肩上。山里的孩子,大多是留守儿童,父母常年在外奔波务工,一年到头难得归家,陪伴他们的只有年迈体弱的祖辈。稚嫩的年少时光,大多在山野的清寂与平淡中度过,少了些许阖家团圆的热闹。

麦地坪村的孩子求学最是不易,每日往返六七里山路。遇上家中老人身体不适、农事繁忙,无暇接送孩子,无论清晨薄雾漫天、雨天山路湿滑,或是冬日寒霜覆路,范雪联总会准时奔走在乡路上,挨个儿接送孩子往返校园,守住每一份求学的希望。

一所简陋学堂,一位平凡教师,一群山乡孩童,她凭一己之力,撑起了整座深山教学点的琅琅书声。回望初来此地的光景,范雪联依旧记忆犹新。深山岁月平淡清苦,远离市井繁华、人间喧闹,朝朝暮暮陪伴她的,只有四季流转的山风溪水、枯荣往复的草木山林。

寒来暑往,她恪守着山里人最朴素的作息习惯,每日天刚蒙蒙亮,晨雾还未散尽,便起身清扫校园院落、擦拭课桌椅凳,把简陋朴素的校舍收拾得窗明几净、整洁有序。清冷的山乡校园,因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,日日萦绕书香,岁岁流淌温情。

二

山道迢迢,路途遥远,山里的孩子中午根本无法往返家中吃饭。

早些年,孩子们的午饭格外简单,大多是从家里捎来的馒头和面饼,就着一罐咸

菜果腹。孩子们生性懂事坚韧,从不叫苦喊累,更不攀比奢求。可这一幕,范雪联看在眼里、疼在心底。为了让孩子们吃上一口热饭、喝上一口热汤,她自掏腰包添置锅碗瓢盆、厨具灶具,在校园角落搭起一间简简单单的临时小食堂。清冷寂寥的深山学堂,从此升起袅袅炊烟,有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。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,驱散了山野的寒凉,温暖了孩子们稚嫩的肠胃,也温柔了山里清贫质朴的求学时光。

清晨风柔景暖,她总会早早起来,驱车赶往镇上集市,挑选新鲜蔬菜、肉质食材,精心搭配、用心烹制,让每个孩子每餐都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。寒冬腊月,深山冷风刺骨、霜雪覆满山路,气温低至冰点,她便把孩子们领到生火取暖的宿舍就餐,屋内炉火灼灼、暖意融融,她亲手为每个孩子盛饭添菜、叮嘱细嚼慢咽,事事照料周全、无微不至。

这些常年远离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,在简陋的学堂里,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滋养、眼界的开阔,更收获了亲人般的疼爱与温暖。师者仁心从无需言语标榜,全都藏在一日三餐的细碎照料、岁岁年年的默默陪伴里。

“山里教书,教孩子读书识字是本职,看好孩子、护着他们平安健康才是根本。孩子们在学校安稳开心,在外打工的家长才能放心,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”范雪联的话语朴素直白,没有华丽辞藻,纯粹得如同山间清风。

师生之间的温情,从来都是双向奔赴、彼此温暖。老师真心疼爱每一个孩子,孩子们也格外懂事、满心体恤老师。有一年深秋,山间降温多雨,范雪联不慎染上重感冒,浑身乏力,只能卧床输液休养。平日里活泼打闹、叽叽喳喳的孩子们,瞬间变得格外乖巧懂事,安安静静围在床边看书、写字、做题,无人嬉笑打闹,无人高声喧哗,生怕一丝动静打扰老师休养。到了饭点,孩子们纷纷摆手说自己不饿,执意不肯让她起身忙活做饭,还悄悄结伴徒步赶往村里卫生所,恳请医生上门为老师复诊问诊。

“山里的孩子最纯粹、最善良,就是这份干干净净的赤诚,让我心甘情愿在这里守了三十年,从未后悔。”谈及这群山野孩童,她的眼底盛满温柔与真挚,满眼皆是暖意。

三

深山教书的日子,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,只剩日复一日的平淡琐碎,可教书育人的责任,始终沉甸甸扛在她的肩头。教学点双休停课休整,她家中还有年过八旬、常年卧病在床的老父亲,亟待照料陪护。平日里全心扎根学堂、悉心守护孩童,她无暇贴身尽孝、陪伴老人,只能趁着周末两日闲暇,匆匆赶回县城家中,悉心陪护老父亲,打理家中琐事。

一边是放心不下的山里孩童,一边是



范雪联指导学生写作业。

血脉相连的至亲长辈,她在亲情与责任之间默默取舍、双向坚守,藏着最朴素、最动人的凡人担当。三十年岁月匆匆流转,对于一届届山里孩子而言,她早已不只是传道授业、答疑解惑的老师,更是陪伴成长、守护前路、温暖岁月的亲人,静静目送一批又一批山野孩童走出层层青山,奔赴更远、更辽阔的山海。

她的儿子在外求学,时常惦记深山的孩子,总会寄回零食、水果、文具。她总是细心分类、均匀分装,全数分给学堂里的每个孩子,把远方的牵挂与温暖,平分给每一个山野稚童。若有孩子偶感不适、请假缺课,落下课业知识点,她便随时揣上课本教案,踏着蜿蜒山路上门补课,一对一耐心讲解、细致梳理,查漏补缺、巩固知识点,绝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孩子,不让一个孩童因山路偏远、身体不适掉队。山路再远、风雨再大、霜雪再浓,也挡不住她育人前行的脚步,每一步踏过的山路,都镌刻着师者的赤诚与坚守。

孩子们课间肆意奔跑玩耍,难免弄脏衣物、打湿鞋袜、磕碰沾染尘土。她总会温柔上前,细心地帮孩子擦拭脸庞、整理衣襟、更换干净衣物,耐心叮嘱孩子们注意安全。冬日深山天寒地冻、寒风凛冽,她生怕年幼的孩子受凉感冒,提前把怕冷的孩子安顿在温暖的被窝里,待孩子们安稳休息后,又默默收拾脏污的衣物,一遍遍清洗、晾晒烘干,打理得干干净净。

这些微不足道、平凡细碎的小事,她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默默坚持着。

四

山里的孩子大多生性腼腆内向,心思纯粹澄澈,却不善言辞、怯于表达。

为了鼓励孩子们勇敢自信、向阳成长,范雪联亲手制作各式各样的小奖品,温柔呼唤每个孩子的小名,用心留意、细心捕捉每个人的微小进步,哪怕是一次工整的书写、一次勇敢的举手、一点细微的蜕变,她都会及时鼓励、耐心赞许。在她日复一日的温柔呵护与悉心引导下,孩子们慢慢褪去心底的胆怯与羞涩,渐渐敞开心扉、大胆表达,原本安静沉寂的课堂,慢慢变得热闹鲜活、活力满满,处处洋溢着

少年童真与朝气。温柔的浇灌、长久的陪伴,终让深山里的一颗颗稚嫩童心,向阳而生,逐光而行。

时常有各地爱心人士牵挂深山教学点,送来生活物资、学习用品与暖心物资。每一次,范雪联都不会简单分发了事,而是借着日常点滴、生活小事言传身教,耐心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、知恩向善、真诚待人。她从不用空洞生硬的大道理说教,只用一言一行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,把善良、赤诚、感恩、担当的珍贵种子,悄悄种进每个孩子的心底,伴着袅袅书香、山间烟火,慢慢生根、发芽、成长。

身在深山一隅,却从不囿于深山的局限。范雪联始终清醒知晓,山里的孩子从不缺淳朴善良的本心,缺的是眺望外界的眼界、感知世界的机会。她主动把儿子的笔记本电脑带到学堂,依托智慧教育平台,打破大山的阻隔,带着孩子们仰望浩瀚星空、探索科学奥秘、品读红色故事、纵观世间万象。一方小小的电子屏幕,恰似一扇明亮通透的窗,为深山孩童推开了通往大千世界的大门,让山野少年的滚烫梦想,越过层层青山、冲破重重阻隔,奔赴辽阔山海、璀璨远方。

岁月流转,如今的老坟教学点,仅剩三名学生留守就读,其中一名孩子身患残疾、行动不便,求学之路格外不易。范雪联对他格外上心、加倍呵护,课业上耐心教导、细致答疑,生活上悉心照料、周全守护,事事认真细致、从不敷衍懈怠,用温柔与坚守为弱势孩童撑起一片晴空。每到夏季汛期,学生防溺水是重中之重,她每日主动对接每位家长,反复叮嘱监护责任、安全注意事项,把细碎的安全牵挂、满满的责任担当融入日常点滴,默默守护着每个山野孩童平安健康成长。

三十载风雨更迭,岁月褪去了她的青春芳华,却沉淀出最纯粹的坚守,让她也多次获得县政府嘉奖和希望工程园丁奖、十佳优秀女教师等荣誉。儿子心疼她常年辛劳,多次劝她调离深山,但她始终温柔又坚定:“我走了,教学点就撤了,山里的孩子读书就更难了。为了这些孩子,再苦再累,我也无怨无悔。”

她的眼里,充满着善意和温暖。

未失,威名远震辽邦。杨延昭死后,“河朔”(今河北一带)之人多望棺而泣,连敌方契丹人也举哀致敬。

瓦桥关历经千年沧桑,经历了战火厮杀,经历了血雨腥风,见证了奸臣的投敌卖国与忠烈的喋血沙场。而今狼烟已散,鼓角已平,悲壮的呐喊在秋风翻动的落日余晖里飘荡成天边的一抹晚霞。如今这里已建成了休闲健身的滨河公园,人们尽情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融洽的色彩。此刻,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安宁祥和的氛围。唯有遗址上保存下来的一段段葺葺立倾斜的城墙垣基,惊叹号一般昭示着我们:战争只会 在史书上记载一段血腥案例,和平与文化的影响才能进入恒久。

忽然间,大清河岸传来一阵歌声:“暗淡了刀光剑影,远去了鼓角铮鸣……”

珠;从龙口下颞入口而入,穿过龙牙状怪石通道,一处天窗漏下天光,宛若龙眼微光。岔道一分为二,向上为龙口上颞,向下顺咽喉深入,咽喉区域开阔平坦,适合作为游客歇脚点。

龙腹区域洞道环交错,极易迷路,岩壁遍布被渗水浸润的石葡萄,晶莹剔透,好似巨龙珍藏的珍珠。行至龙脊,通道狭窄曲折,头顶石缝密布,正是小赵频频碰头的地方。往下延伸出数条幽暗支路,如同龙爪,不宜久留。抵达龙尾,空间豁然开阔,穹顶钟乳垂落,水珠滴答,灯光之下五彩斑斓。尽头一汪幽绿水潭,水面如镜,完整映映洞顶岩层,造就幽深幻境,暗合《周易·乾卦》“九四:或跃在渊,无咎”的意蕴,引人回味无穷。

一套精密测绘,为这座亿年溶洞绘就第一份完整“身份图谱”。测量小队的汗水,汇入“太行泉城·美丽邢台”的建设浪潮。地下溶洞的脉络,与地上百泉汨汨流水一脉相连,测绘勾勒出的条条通道,未来将迎接八方游客探秘地下奇观。

日落瓦桥关

□王义和

据《嘉靖雄乘》记载,后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农历四月,周世宗柴荣为一雪前耻,立誓收复失地燕云十六州,亲率大军北征,收复了益津关、淤口关。后派大将赵匡胤为先锋,率领水军溯流西进,直捣瓦桥关。辽兵守将姚内斌不敌,开关投降,周军遂收复瓦桥关。正当周主欲乘势缴取幽州之时却身染重疾,屡治不愈,遂终止北伐。班师回朝前,柴荣于病榻前诏令在瓦桥关设置雄州,在益津关设置霸州。雄州和霸州寄托了周世宗雄图霸业、

一统天下的梦想,包含了“神武雄略,一代之英主”的万丈豪情。

北宋建立后,宋太宗赵光义也曾誓言收复燕云十六州,两次北伐,但均损兵折将,铩羽而归,被迫对辽采取守势,再也不提伐辽收复失地之事。孰料,宋廷的怯懦刺激了契丹人的贪欲,反而变本加厉,屡屡进犯“三关”边地,战事接连不断。古雄州作为宋朝边关要塞,更是记录下了宋辽战争的惨烈。宋将杨延昭挂帅镇守“三关”长达十六年之久,屡出奇兵,大败辽军,寸土

探秘贾庄溶洞

□王铭杨

“地表高温蒸发,进一步带走热量,洞内温度便更低了。”

洞内岔道纵横,众多支路依旧错综复杂,随着测量的推进,苦了绘图的小赵,他走在队伍最后,靠着安全帽头灯照明,一会儿抬头避让悬石,一会儿低头勾画草图。即便老王不停提醒“小心头顶”,安全帽撞岩石的“咚咚”声依旧不绝于耳。刘工见状打趣,调侃他低头抬头来回忙活像黄宏老师的小品桥段。小赵一边揉着被撞的脑袋,一边打趣自嘲:“今日可是处处碰壁啊。”

经过数天的激光扫描和导线测量,测量小队终于完成了溶洞的外业工作,带着各种数据满载而归,宛如购置好各种食材的大厨,正准备料理一桌丰富的正餐。烹饪的第一步便是处理食材,小赵像是一位严谨的学

随笔

日落时分,如火的晚霞绚烂地挥洒在大清河上,向晚的秋风摇曳一河浪花,仿佛掀动了一页历史。有雁阵掠过长空,留下断鸿三两声。

沿着曾经的雄关古道,跨过大清河千年沧桑的瓦济桥,我一步步走进瓦桥关遗址。我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,实在不忍心再踩踏这千年古战场,唯恐我的脚步声会惊醒沉睡在这里冰冷土地下那些亡灵的梦。我宛如穿越了时光隧道,仿佛也变成了一名手执金戈戍边的兵卒。

瓦桥关置于唐末,旧址位于雄州老城的南门,由河上的瓦济桥而得名,与它东面霸州的益津关、淤口关合称三关,战略位置十分突出。公元938年,儿皇帝石敬瑭认贼作父,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,从此,三关重地便为辽国所有。

“环邢皆泉,遍野甘露,平地群泉涌。”古籍寥寥数语,写尽邢台百泉泉域泉水奔涌的盛景。鲜为人知的是,在野狐泉以北贾庄村的公园地下,藏着一处规模堪与崂山白云洞比肩的贾庄溶洞。今年上半年,一支性格迥异的三人测量小队深入幽暗地下,开启了这场特别的地下勘测。

爱操心、爱唠叨的老测绘人老王是队伍的“大管家”。正式勘测前,他多次跟着村民钻进溶洞摸索通道,摸清洞内大体走向,兼任队伍向导。技术沉稳、精通三维激光点云的刘工手握手持激光扫描仪,负责扫描溶洞岩壁的全部细节,为后续旅游开发攒下一手资料。高大魁梧、干劲十足的新人小赵跟在队尾,捧着平板现场手绘路线草图,用来校对扫描得到的点云数据。

时值盛夏,小赵出门时还笑老王非要带上冲锋衣是杞人忧天,进洞没走几步,便连忙把拉链拉到脖颈,连连感慨听老王的话太明智。“溶洞挨着野狐泉,地下岩溶水多,天然阴冷。”老王笑着解释。刘工又补充:

心路

露天电影

□江河

以前的日子,只有夏天夜晚,村口才有露天黑白电影。白日的暑气慢慢散尽,场院的泥土被人踩得结实实。家家户户搬出凳子,矮凳、长凳、竹椅、马扎,高高低低,在场院里随意摆开,不成规整的队形。电影还没开场,银幕已经挂好了,两根竹竿支起一块白布,晚风一吹,布面鼓鼓胀起来,又缓缓塌下去。

放映员总来得早,天还没有完全黑透。他把铁皮箱子从自行车后座卸下来,打开,搬出放映机,架在场院中间的木桌上。调试的时候,一圈小孩悄悄围上去,蹲在地上静静看,不大吵大闹。他也不驱赶,只顾低头做事,拧镜头,拉扯胶卷,银幕倏忽亮一下,随即又暗下去。哪个小孩忍不住轻叫一声,周遭便又归于安静。放映员点上一支烟,安安静静等夜色沉下来。

天黑透,电影正式开始。银幕上是黑白人影,喇叭传出的声音干巴巴的,隔着一段距离,仿佛隔了一堵薄墙。场院静了,只剩下胶卷转动细碎的沙沙声。有人端着饭碗边吃边看,有人不停摇着蒲扇,还有人蹲在最后一排,面目隐在夜色里。具体演了什么故事,如今早已模糊,只记得晚风掀动银幕,上面的人物影子跟着被拉得细长扭曲,风停,才恢复原样。

不远处的隔壁村偶尔也放电影。这边抬眼,能够望见树梢上方浮起一片晃动的白光,亮一阵,又慢慢熄灭。没人好奇那边放的什么片子,也少有人赶过去凑热闹。

也遇过放映中途机器故障。银幕骤然一片惨白,声响戛然而止。放映员起身俯身检修,底下观众不催不闹,就安安静静等着。黑暗里传来几声咳嗽,有人挪一挪发麻的身子,悄悄把凳子往前挪半寸。片刻之后,机器沙沙声重新响起,人影重回白布之上,仿佛方才的空白从未发生。那短暂的停顿,反倒比观影的时候更为安静。

散场不会一哄而散。有的人还坐着缓神,有的人起身拍打裤腿上的尘土。凳子拖拽摩擦的声响,在夜色里渐次远去。还有人站在原地,目送银幕一点点消逝,才转身回家。

放电影没有正式通知,全靠口口相传,有人捎话今晚放电影,傍晚场院自然就聚起人。打仗的、唱戏的、民间故事,看过许许多多,大多记不清情节,留在记忆里的,只有放映机持续的沙沙声,还有散场之后,场院里空荡荡的晚风。

也曾碰到过半路落雨。雨不大,点点落在胳膊上,带着凉意,没人起身离场。银幕上故事依旧继续。散场之后,地面留下一块块深色湿痕。第二天路过,银幕已经收走,竹竿斜斜靠在墙边。

后来村里再也不放露天电影。年年夏天,场院里慢慢长出杂草。风依旧从这里穿过,不必再经过银幕,径直从东吹向西,畅行无阻。

暮色漫上来,草叶被风翻来翻去,天色灰蒙蒙的,分辨不出会不会落雨。

繁星

晚风渐柔

□张秀川

斑斑驳驳、若隐若现的光影里
夜色吞噬着夜色,西风推揉着西风

漫步街市或骑行滹沱河,白天的
市声和喧嚣不曾有片刻的歇息

晚风渐柔,秋意初萌,一同温柔
清爽的还有耳边不时传来的醉人情话

不知什么时候,满天的繁星从天而降
纷纷落在树梢、楼宇上,多少显得有些张扬

高远、深邃的夜空和城市天际线没有缝隙
无遮无拦中,一座城的人间烟火一览无余

芍药

□王青

斑斓的暖意爬上药锄
你把红绡裁成节气——
这味主邪气腹痛的根茎
正从《本草》的纸页里
刮起二十四番花信风

谷雨时埋下的誓言
到立夏就开成了
陶弘景丹炉的请柬
反复淬炼一种
比牡丹更恣意的开落

火焰温柔烘烤中
银针飞悬
尽显“白收赤散”之妙
那些带刺的果
化作了华佗的灯盏